

# 《美女與野獸》巡演澳門站

## 原班人馬還原浪漫愛情動畫

是否曾有一個童話故事令你念念不忘？是否曾有一段浪漫愛情令你潸然淚下？由經典童話故事改編而成的音樂劇，總能喚醒一些人的童年記憶，同時以其高知名度吸引到更多的青少年觀眾，成為假日的合家歡節目，膾炙人口的《美女與野獸》(Beauty and the Beast)便是其中之一。為慶祝該音樂劇上演二十周年，原班重量級製作團隊特意再度聚首合作，重新包裝經典劇情，耗時一年進行角色海選，優秀樂隊隨團演出，服裝舞台設計華麗升級，整體規格超越原版本，為全球觀眾全新演繹這部百老匯音樂名劇，今夏的澳門威尼斯人劇場，便是其世界巡迴演出的重要一站。 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《美女與野獸》以十八世紀的法國童話為藍本，故事講述年輕的小鎮女子貝兒(Belle)與野獸(Beast)的浪漫愛情故事。野獸是被女巫施咒的英俊王子，必須在學懂愛與被愛後，詛咒才能被解開，讓他重拾過去的容貌。但時光飛逝，如野獸不能頓悟，他和他的豪宅將陷入永無止境的厄運之中。

迪士尼於1991年推出同名愛情動畫電影，不但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著配樂、最佳歌曲兩項殊榮，更成為歷史上第一部獲提名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動畫。而改編自動畫的音樂劇則於1994年在百老匯首次公演，好評如潮，榮獲九項東尼獎(Tony Award)提名，並連續上演了十三年。自2004年起開始批准其他團體以註冊的形式製作同名音樂劇，至今已在全球二十二個國家翻譯成八種語言，演出超過二萬八千場，被全球超過三千五百萬觀眾欣賞過，堪稱史上最長壽，及票房紀錄最佳的百老匯巨著之一。

今次澳門公演版本的《美女與野獸》音樂劇，由Hilary Maiburger飾演貝兒及Darick Peard飾演野獸，一班經典配角，如茶煲太太(Mrs. Potts)、擺鐘葛士華管家(Cogsworth)和燭台盧米亞(Lumiere)亦會登場。且此版在保留大部分原創內容的基礎上，特由Rob Roth執導，Matt West負責編舞，Michael Borth擔任音樂總監及指揮，其中負責服飾的Ann Hould-Ward亦曾於1994年參與此劇的原版製作，榮獲東尼獎「最佳服裝設計」的殊榮。

這齣世界級音樂劇在細節方面向來一絲不苟，力求呈現出壯麗魔幻的舞台佈景、動人



《美女與野獸》中的趣怪角色一個不少。攝影：Amy Boyle



多個大型道具被安排得井井有條，可迅速就位。



貝兒探望父親的一段戲非常感人。

心弦的舞蹈、華麗的戲服以及清新細膩的音樂——包括奧斯卡獲獎歌曲《美女與野獸》在內的13首量身打造及改編的跨世紀傳唱歌曲，將真實重現出夢境一般的童話場景和氛圍。

### 服裝佈景巧妙轉換

是此音樂劇全球巡演的音樂總監及指揮Michael表示，該劇經久不衰，廣受觀眾喜愛，是因為《美女與野獸》的童話故事和動畫已深入人心。他說：「簡單的故事涵蓋了驚險、搞笑及煽情的橋段，展現出戀人、親子與朋友間的感情，使觀眾很容易理解並投入故事情節中。而將原來的動畫作品轉化為音樂劇，需面對將平面轉為立體的挑戰，並不容易。」對於此次在澳門的演出，他表示之前有花費不少時間準備，但抵澳後首演前也沒有太多綵排的時間，「期待見到澳門觀眾的反應。」

雖然只有約30名演員參與演出，但後台的各式戲服、假髮、道具等種類數量繁多，其中不乏大型道具及移動佈景，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角色換衫及場景轉換？原來後台的衣櫃已被分割為一格格的小區域，每個區域都貼著寫有歸屬者姓名、出場次序及服飾道具數量的紙條，每件物品也有相應的編號，演員只需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格，按順序換衫及使用道具，便不會出錯。再仔細觀察舞台台面，也是貼滿了各種數字和記號，方便工作人員迅速將道具及佈景移動到準確的位置。



Darick及Hilary皆為第一次來澳門，兩人坦言興奮之餘有些緊張。



《美女與野獸》攝影：Amy Boyle

《美女與野獸》  
時間：即日起至七月二十六日  
星期二至星期五：晚上八時  
星期六及星期日：下午二時及晚上八時  
地點：澳門威尼斯人劇場

### 美女野獸 期待訪澳

在眾多角色中，以「野獸」的複雜造型最難處理，擔綱演出的Darick表示，每次演出都需要提前一個小時開始化妝，穿上肌肉墊、戴好假髮及牛角等，「完成全套裝扮後，走動起來會有些困難，且次次都熱到汗流浹背，但我依然感到非常慶幸，因為自己可以穿上這些曾獲獎的服飾裝扮，畢竟機會難得，不是人人都有。」

飾演貝兒的Hilary對重返舞台感到興奮異常，且「貝兒」是她夢寐以求的角色。Hilary與Darick已搭檔三年，兩人均認為，在超過750個場次的演出中，如何保持新鮮感是演員的一大挑戰，「要在完美傳達故事內容的基礎上忠於自我，對自己的角色負責，在相信導演意見的同時，保持自己的個人風格，既重現經典，又演繹更獨特的男女主角。」

Darick及Hilary皆為第一次來澳門，兩人讚美威尼斯人劇院的舞台和後台地方寬敞，坦言興奮之餘還有些緊張。去過多個城市演出，他們眼中的歐、亞觀眾有些許分別，「其實歐洲的觀眾會相對保守，而亞洲觀眾在看演出時更為投入，反應也更豐富。」

文：梁偉詩  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澳門藝術節2015——Peter Brook《情人的西裝》與Falk Richter《信任》

剛過去的五月，第二十六屆澳門藝術節好戲連場，不少香港表演藝術愛好者及藝評人，每周末都猶如職業賭徒般密集奔往大海。遠渡重洋的還有開幕演出法國圖爾國家編舞中心的《舞詠》(Lied Ballet)、比利時編舞家亞蘭·布拉德勒(Alain Platel)的《斷章取「藝」——獻給碧娜》(Out of Context-for Pina)、英國布魯克(Peter Brook)的《情人的西裝》(The Suit)、德國李希特(Falk Richter)的《信任》(Trust)，當然還有香港區代表，鄧樹榮的《菲爾德》等等。

Peter Brook最為人稱道的，自然是他的劇場著作《空的空間》(The Empty Space)，重新詮釋了何謂劇場與表演藝術。其劇作《情人的西裝》演來異常精準，透徹地展示出Peter Brook對舞台與觀眾的想像。相對來說，《情人的西裝》原是小品，全劇只有三名核心演員飾演丈夫、妻子、情夫，場邊另有三名樂手，六人成軍。故事講述丈夫撞破妻子與情夫偷情，情夫倉皇而逃遺下西裝外套，丈夫為了羞辱和懲罰妻子，強逼她侍奉西裝如賓客。「情夫」成了一種「缺席的存在」，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妻子曾經的不忠。丈夫亦不時對妻子施以「精神暴力」，如強逼她在親友聚會中唱歌娛賓，令妻子惶恐終日，痛不欲生，最後自戕告終。

《情人的西裝》舞台佈置簡單，只有幾張顏色鮮艷的木椅子，連睡床也是由椅子拼湊而成，組成家庭空間。場外樂手一直伴奏著，直至親友聚會場面，才邀請台下觀眾一同登場充當親友。情夫由於早在第一場已逃之夭夭，妻子的戲份甚為吃重，由最初的忍辱「服侍」西裝

吃喝、與丈夫齟齬，到唱歌時把滿腔心酸屈辱一一唱出，女主角演出恰好處。丈夫的角色雖是一名「斯文人」形象，但對懲處妻子時殘酷冷漠，流露出知識分子性格的陰暗面。沒有華衣美服、沒有機關裝置，單純一景到底的《情人的西裝》，異常簡約地示範了如何通過最少的人力物力，達成直撼人心的果效，南非演員配以色彩斑斕的道具和衣服，倒影了極端世界的荒唐可笑。劇中的西裝，被當成一個活人來與之進行對手戲，也顯露出Peter Brook對空間道具的重視和創新演繹。

另一個萬人朝聖的對象自然是Falk Richter的《信任》。劇作家李希特是近年歐陸表演藝術界炙手可熱的劇場偶像，李希特分別創作於1999及2003的《神級DJ》、《電子城市》亦先後在香港搬演。承接前作全球化的鞭撻和省思，寫於2009的《信任》積極描繪國際金融環球信貸，再加上non-place下人與人的微妙關係。《信任》的主軸，主要是兩把聲音的嚶嚶，單看劇本難免覺得單調沉悶。今回李希特夥拍荷蘭編舞家Anouk van Dijk，並以《信任》共同實驗出舞蹈劇場的形式，使得《信任》儼如一場catwalk或舞蹈的暴力展演。

《信任》一開首便讓演員輪番站在中央的mic-stand前，口沫橫飛地控訴，所控訴的卻是戀人絮語般的台詞；非言說者，便在沙發上睡覺、糾纏。置身於整個貨倉或臨時地盤的舞台，《信任》折射全球化下人類的生活粗糙、乾枯、冷冰、暗黑。我們所知的只有匯率、名牌、電子產品，《信任》女演員甚至講及Escada時，穿上一襲真正的Escada鮮黃色裙子，很快便凸顯了劇中女主人公高收入職業女性的簡

潔、老練、精明的個性。非言說者的東歪西斜、口叼香煙、沉迷聲色的動作和模樣，又是高效全球化社會另一種極致的生活形態。因此，《信任》結合劇場空間的簡潔和奔放，以舞蹈的形體動作，將全球化對人類的生活桎梏變得具象化，非常震撼。人類至此，還有沒有精神和現實的出路？

細心的觀眾也許會注意到，《信任》舞台右上方，巧妙地有着一間休息室，裡面的掛畫赫然便是一朵曼陀羅花。曼陀羅花圖案，是生命之花，也是new age學說中的核心意象，記載著宇宙真理。《信任》固然不是在營銷new age學說。曼陀羅花之於《信任》，卻是李希特想要點出的全球化單一疏離的精神困境，同代人或許曾以new age開拓出精神出路，有破有立，《信任》一概立此存照。綜觀《信任》創作距離至今6載，劇中某些例子或許已不合時宜，但探索宗旨猶在。尤其選對了舞蹈員和舞蹈劇場的形式，使得喋喋不休的場面，加上形體掙扎無狀，台上下刺激緊繃、張力滿盈。



《情人的西裝》澳門藝術節提供

## 國際舞星助陣港芭

香港芭蕾舞團近年舞季必有舞星或編舞助陣，此舉既有助提升舞者水平，亦可增加觀眾接觸海外頂尖編舞及舞星的機會，是值得一讚的方向。

剛過去的舞季壓軸節目，是集合古典、當代及全新舞作的舞匯式演出。舞碼包括古典名家佩蒂巴的《帕吉蒂》大古典雙人舞，亦有當紅編舞羅曼斯基的《動物嘉年華》，法國編舞安傑林·柏歷加的1994年舊作《公園》雙人舞選段，以及編舞梁毅實親自上陣，與舞星譚元元合跳的雙人舞《讓我走》與港芭團員胡頌威與江上悠合編的《波萊羅》，兩部作品均為世界首演。選演舞作多元化，但亦見紛雜。像《帕吉蒂》的古典風格便與其他作品顯著不同。

這大概也是《帕吉蒂》大古典雙人舞被安排為首個演出的原因之一。由荷蘭國家芭蕾舞團前首席舞蹈員、港芭新任首席舞蹈員約吉蒂·多連娜，夥拍港芭首席舞蹈員魏麗任主要舞者，而自己出席的星期日場，獨舞部分則由多位群舞員負責。佩蒂巴

這段舞雖然是雙人舞，但令它有名的是讓女舞者大顯身手的多段獨舞。當日演出獨舞的高歌、謝茜嘉·貝西、馬天蓮及菅原愉依都表現不錯，菅原愉依尤佳。倒是多連娜的表現叫人有點失望，似乎有點不在狀態。

小休之後演出的《公園》雙人舞是全個節目的亮點所在。以描繪愛情不同面貌為主題的《公園》雖然是廿一年前的舊作，但一點也不覺過時。柏歷加的動作編排，極盡纏綿排制，將一段由濃轉淡，以至消逝的感情，刻劃得細緻入微。整個舞段中，女人是主動而堅執的一個，由她走向情人，到相擁相倚，動作既性感亦感性。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舞星愛麗斯·凡利芳和首席舞蹈員富利安·曼努尼，技巧非凡——兩人擁吻一場，曼努尼不停在轉圈，凡利芳如在半空人飄起，就只靠她圍着他頸項的一雙手，高超的技巧及體態締造了極美的畫面。

同樣是關於男女愛情的《讓我走》，着眼點卻是已

作故人的男人不肯放手，而留在人世的愛侶卻希望能埋葬傷痛，繼續向前。梁毅實親自上陣演繹已逝的人，動作扎實，譚元元的演繹也動人，但兩人感情欠缺交流，未能呈現那叫人傷痛的離別之情。

拉威爾的《波萊羅》已有不少舞蹈名家演繹過，胡頌威及江上悠這次創作卻能翻出新意，以倒敘方式來講述一個女子瘋狂的故事，一開始先擺出結局，由李嘉博及江上悠的附加音樂相襯。《波萊羅》由微細到極強的樂聲，用來呈現女主角日漸瘋狂的狀態，擔演的劉苗苗表現出水準，將看護、醫生、警衛，甚至男友看成惡魔的黑影的幾場，都能演出其內心的惶恐。而如層架般的佈景

《公園》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 香港芭蕾舞團提供



設計也能表現女主角複雜的內心狀態。編舞方面，若能加強對女主角的心理刻劃，更有層次地呈現她如何逐步邁向瘋狂和自毀，感覺應會更為強烈。但《波萊羅》依然可見兩位編舞技法日見成熟。

至於現任美國芭蕾舞劇院駐院藝術家、俄羅斯編舞家羅曼斯基的《動物嘉年華》，也是由著名的音樂引發而來，他另一大型作品《巴黎火焰》不久前才在香港藝術節演出。《動物嘉年華》屬小品，羅曼斯基將聖桑的音樂具象化，將各種動物禽鳥以輕鬆活潑的形態放到台上，作為壓軸演出是相當合適，讓一眾觀眾帶著愉快的心情離開。

文：聞一浩